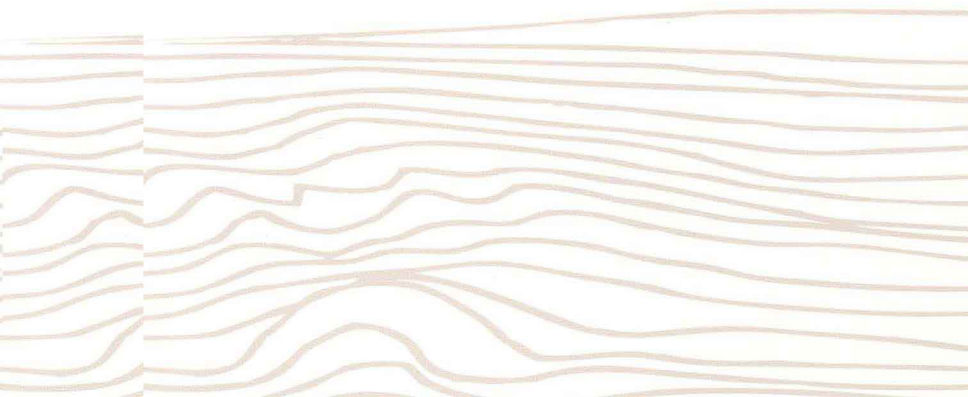


趙景深

日記

趙易林  
整理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趙景深  
日記

趙易林 整理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景深日记 / 赵易林整理.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133-1152-6

I. ①赵… II. ①赵… III. ①赵景深 (1902~1985) —日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1717 号

---

## 赵景深日记

赵易林 整理

选题策划: 吴 兵

责任编辑: 向小佳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11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一版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152-6

定 价: 40.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读先父日记（代序）

赵易林

先父赵景深(1902—1985)生前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主席、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上海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和上海市政协委员。他不愧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勤勤恳恳地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六十年，撰写了有关戏曲、小说、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等方面几百万字的著作逾百四十卷予以出版，在创作与翻译等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对社会确实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父亲过去是不记日记的。在他的遗著《我与文坛》二百三十三页倒数第四行写道：“我写日记还是‘文革’以后开始的。”因为那时红卫兵小将“勒令”他每日交出思想汇报，

才有了记日记的习惯。

我手头存留了先父两年间的日记，那是从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全部。同其他名人日记一样，也给了我珍贵的启示。

先父日记在形式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用的是三十六开、每本一百页的工作手册，每页分上下两栏，每栏记下当天的日记，总在二百字左右。但每天有重点，择要而记，字数控制得恰到好处，却自谦为“削足适履”。这说明他做事拘谨而认真，从不马虎。因此，翻开他的每一本日记，首先给人的就是整齐、美观的感觉。字迹的涓细，犹其余事。

在内容上，先父的日记十分丰富多彩，不仅仅是每天工作的记录，读来并不枯燥，虽然不属文学作品，但作为文学史料来看，颇有研究价值。日记终究不乏心声的流露，从中可以看出人的作为，故而从先父的日记中当能看出他的崇高人格。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先父从来不为自己考虑；他一向只考虑别人，包括他的学生和文友。即使在病中，他也会“强支持着身体”写回信给向他求教的门生，<sup>①</sup>并为他们寻找参考书籍。<sup>②</sup>他藏

---

①见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八日的先父日记。其余从略。

②见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二日、七月三日日记……不胜枚举；这是他常做的事。

书丰富，有三万册之多，但从吝于借出。在外地的，还为之挂号邮寄。<sup>①</sup>有不少素不相识的求教者初次登门，他亦来者不拒，尽己所能为之解答，直到对方满意地离去。<sup>②</sup>日记中常常提及自己阅读的书名或文章篇名，<sup>③</sup>说明先父勤奋好学，年逾古稀，求知尚且不懈，岂不令我们这些懒于阅读的青年一辈愧煞！的确，先父自幼就爱读书，即使再忙，也会见缝插针地找文字来读。因此他积累知识非常迅速，又能跟上形势（例如一九七六年的研究鲁迅热），用到时便可应付裕如。

当然，他很爱书。日记中几处提到要我修补破损的图书。经先父指导，我得以练出一般不易学到的“门槛”，把书修补得几乎同新的一样。<sup>④</sup>有时换过封面要在书脊上写字，还让我练习了毛笔书法。先父又指导我如何编排书目，原来其中也有学问；我

---

①见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八月十日日记；也是他常做的事，但不一定都记入日记。

②这类事更是记不胜记，略举三例如下：一九七六年六月三日某君问讲史小说中署名的真伪；八月二日顾君问李小峰先生的生卒年月；八月十六日辽宁大学派员问《准风月谈》注释事。九月后的例子更多，就不举了。

③日记中常可见到；以一九七六年六月份为例：四日、十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都记下了书名或篇名，多与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有关。

④有各种修补方法，散见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六日、九日、十七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等日记；先父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十一日的日记中称赞我能将书整旧如新。

已为他编了九本藏书目录了。三万册书分藏于五个房间的十多个书架里，他竟能记得什么书藏在哪一书架的哪一层！这在日记中有所反映，原来他空闲时常常翻查这九本书目。<sup>①</sup>

作为名教授，他毫无架子，常为自己所欠缺的知识向他人虚心求教。举一九七六年七、八月份为例，曾写信或当面问过下列四人：郑逸梅、谢国桢、魏绍昌和严北溟，<sup>②</sup>并以书籍、资料以及手迹赠送给他们，或邀小酌，<sup>③</sup>作为答谢。先父这种“不耻下问”的精神，值得求知的人们借鉴。

从日记中可以知道先父与一些社会名流有过交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与鲁迅、茅盾、巴金、丁玲、老舍等人就有了接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日记中当然不会再有所反映，但从这两年的日记中，还可看到不少名人<sup>④</sup>，例如戈宝权、方平、王季深、关德栋、刘大杰、任中敏（即任二北、任半塘）、罗玉君、赵家璧、胡士莹、胡忌、施蛰存、钱南扬、波多野太郎（日本）、

---

① 仅举一例：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连续三天在床上查看书目。在我的记忆中，甚至在马桶上亦看；平时在案前亦常看。

② 郑逸梅（七月一日、三日，八月二十日），谢国桢（七月三日），魏绍昌（八月二十六日），严北溟（八月二十九日）。

③ 见七月十日、十五日，八月二十六日，九月二日……所记。

④ 见一九七六年全年的日记，散见多处，不一一列举了。其中有政治家、作家、翻译家、戏曲史家、汉学家、教授等等，不一而足。

徐扶明、谭正璧……真是不胜枚举！这样，日记就有了史料价值。

总之，我读了先父的日记，获益匪浅。以上谈的还只是头一年日记中的一些，后一年谈得较少，因为篇幅关系，就此“刹车”。



## 目录

1	一九七六年六月
17	一九七六年七月
36	一九七六年八月
55	一九七六年九月
73	一九七六年十月
92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111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132	一九七七年一月
153	一九七七年二月
171	一九七七年三月
189	一九七七年四月
208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213	一九七八年一月
220	一九七八年二月
225	一九七八年三月
234	一九七八年四月
248	一九七八年五月

一九七六年

## 六月

一日 今天下午三时又量了两次体温，是36.4度、36.7度。三时验小便，因睡了一觉，只有半个加号，街道医院验出是阴性。可见尿糖不可靠，血糖由曙光医院验出，是二百二十毫克，比一个多月前的一百五十八毫克又增了六十二毫克。由于牙痛，强支持着身体，写回信给陆树岩，说明我只有中央书局本《金瓶梅》；又写信给徐重庆，托买甲鱼和鸭子。我把徐重庆和杨冠珊的信都订了起来。宗培伤风，高温38度多，打针后退降二分<sup>①</sup>。她可能不是病毒性伤风。洗脓血由超林来做。易林订了《香艳丛书》部分脱线。金仲英来打ATP。

二日 今天体温，下午三时又升到三分，是36.5度、36.6度、

---

<sup>①</sup> “分”的意思在书中似不明确。——编者注

36.1度。上午家淼、宗茵约往曙光医院薛懿珍处诊病，她开了五帖药方，并给药线，告诉斜插一线的方法。今天大便两次，一次拉得少，但有自己用力之处，拉来较干；另一次就是薄屎，自己无力拉下，已是近十二点了。我写信给李宗为，告诉他宗培的病情。上午沈龙法来访，交给我陆树苍还来的四十元、药费约廿二元、饭贴二元，我借给他《永庆升平》和《续小五义》。晚间易林来工作，奚凤偕韶华买来日光灯。超林三次揩脓热敷，并到曙光医院。

三日 今天体温，下午是二分，即37.3度、37.7度、37.3度（口腔）。晨吃油饼。大便二次，都不多。写信给朱建明，托购书；又写信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籍组，说明自己未能代查《红楼》论文目。下午三时吕贞白、金云峰还来晚清小说二种，还想借《西游》、《说岳》，均已借出。薛炎文来问讲史中的一些历史小说，我告诉他，小说署名，每多假托，什么徐文长、李卓吾、尺蠖斋（陈继儒）、钟惺之类，大多靠不住，唯剑啸阁是真的。宗培寒热已退清。超林、易林工作都很努力。

四日 今天体温，下午竟升到六分，又打破了五分以下的纪

录，是36.4度、37.1度、36.3度。伤处疼痛，一触即痛。急得希同嘱超林去通知宗茵，准备明晨陪去就诊。晚间闵漱石来，说，即使八分也无妨，不要去管它。晨写信给潘旭澜、吕贞白和周长法。躺在床上看《学习鲁迅》（鲁迅纪念馆）。易林编三楼亭子间中国旧小说书目。宗培已渐痊愈。外公来还书。金仲英来打ATP针。她说，今后拟五天打一次，下次是九日来。

五日 今天体温仍旧升高六分，是36.9度、37.1度、36.6度。晨大便后往曙光医院，阎兄、家淼、宗茵、希同、超林均往，经薛懿珍检视，挤出了一些脓，嘱验尿糖，并开卡那霉素（仅小儿科能取得，未取到）。研究生沈龙法来，借书给他，包括《梅花孽》。下午三时后又大便，两次均不多。于尔辛、王正功相继来，均开药方，以致我未能及时换药去脓。希同嘱宗培配眼镜脚，并两次替我换药去脓。晚间赵佳伦来，我告诉他：薛懿珍是杜石青的亲戚，柏连松是顾伯华和顾小岩一派的学生，无须改请别人。

六日（星期<sup>①</sup>） 今天体温，下午三时已由六分降到四分。晨

---

<sup>①</sup>指周日。全书同，偶有漏标，如一九七六年十月卅一日、十二月十二日，一九七七年一月二日，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编者注

大便时，朱建明送《出版通讯》等书来，由焕文接待。写回信给李宗有，并写信给朱建明，表示谢意。今天熬住，只大便一次，睡眠时较多。宗培又有两分寒热，下午三时后没有换药，直到七时半，宗培退了寒热，方来挤脓。易林修补外公看破的三本书，并校对我编的三楼亭子间廿四史上的中国古小说。希同嘱焕文借《中国人名大辞典》给奚凤的丈夫，他是在这辞典上查他祖先在清代的事情的。我还以为他搞“评法批儒”而找人物呢！

七日 今天到曙光医院去，下午三时体温又升高到六分。这次柏连松医生没有开中药，说是星期五要划一刀，把口子开得大一些，以便脓血流出。希望能够不痛，并望能过一个短时期再去诊病。他开了药水和广西角粉，都是吞服的。殷家骅两次来访，希同嘱他能与柏连松联系一次，他也许去看望一次柏连松。晚间奚凤和韶华还来《中国人名大辞典》，并允试购金华火腿。宗培寒热又高到38度三分，超林陪她去打了柴胡针。超林、迎明去看康南演出，希同替我去脓。希同做得还不坏。

八日 今天下午三时体温退到二分，验小便草绿色，只有半个加号。大便试着在极短时间内拉两次，以节省换药的劳力。我

支撑着将给孟宪营的信写好，并送他一本初版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这是我多时的愿望了。我还写了一封给徐重庆的信。傍晚胡恩惠来为吴文祺领工资，并向迎明讲了一个十三岁少数民族女孩用尖担刺死豹子的故事。超林埋线较浅，甚为舒服。宗培还有几分寒热没有退。我同时服了柏连松和于尔辛的药。

九日 今天相当愉快：空腹到街道医院抽血，又吃中药、西药，用外科药，中午三时验体温，还只是三分。上午易林替我补二楼古代文学书架第一格的书。午后研究生沈龙法来，带来他和两位学员和丁锡根还的书和几个问题，我又借出不少书给他们。但我却将送孟宪营书并索书的事忘记了，记性实在太坏。宗培还有二分寒热，洗脓涂药的事仍由超林替代。验小便，尿糖竟是阴性，也是一件奇事。今天我睡在床上的时间稍多一点。

十日 今天不太愉快，插了药线较痛，体温下午三时达五分，还不太坏。没有写信，睡在床上的时间较多。午后金医生来打针，转告殷家骅只留条给薛懿珍，没有见到；柏连松因病请假。明天要划一刀了，我要超林问薛医生，未熟的伤口挤脓血是否好，家中护理应注意哪几点。晚间看了黑龙江进修学校寄来的

闰土日记约三篇。

十一日 今天甚为高兴，因为柏连松替我动手术划了一刀，将原来的口子开大，脓血流通，不再有第二个口子，所以下午三时验体温，竟是36.2度，加五分（腋下）为36.7度，可说寒热完全退清。先打试反应针，后打麻药在伤口上，非常疼痛，痛了十几分钟，总二十分钟的最后几分钟，柏医生终于完成了“划一刀”的手术。耀煌已在南京自行车厂工作，该厂车质量占全国第五名。他来看了我和易林。晚间我熬过了早晨六时半的润肠片，没有大便。晨遇焕文之岳父，告以今晨可买火腿，也是值得高兴的。

十二日 晨遵柏医生嘱，于大便后去换药。由于昨天熬了一天大便，大便比较干。柏医生换药时教给宗培如何做。回家后沈龙法来，借去《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二、三册。我告诉他，为他预备了骈文方面的几本书，惜其中没有清代的，所以仍找不出符兆纶的来历，只知书首有符雪樵的评语，当即兆纶的笔名。午后三时，又有两分寒热，但验尿糖只有半个加号。陈汝衡来问病，并问及孙楷第、周贻白、祝肇年、阿英等。晚间起床服外八剂和

广西角粉。希同与我约定，一天只服外八剂一格。七时半服润肠片五粒。

十三日（星期） 今天体温又稍降，只超出两分。宗培揩拭不太痛，消炎水洒了稍多一点。易林替我找出重复的弹词六种，我准备送给朱建明。下午倪伟思来探病，我感谢他介绍王正功医生来开糖尿病方，告诉他已由于尔辛稍加增删肛痿消炎药。我写信给胡石言，请他寄橡皮气圈来；又写信给徐重庆，托他买四五十只鸡蛋；张懋森催我复信，只得勉力写了回信，告诉他，自己开刀不久。

十四日 今天比较舒服。平时每日一次大便，总是不畅，就想迟一些时间拉，以免拉了还想拉。因此，当宗茵来探病，钱心超来还《红楼》时，就熬住不拉，直到九时才拉，就能拉出得多些。宗培洗净，一点不痛。验尿糖只有半个加号，草绿色。下午三时体温只超出一分。易林重新检查弹词，我写回信给朱建明。嘱宗培买信纸和邮票。

十五日 今天病情颇好，早饭后验尿糖是阴性，下午三时量



体温只超过二分。大便在上午约九时拉出两次，都是自己用劲的，不怎么痛。我打了三个邮包，请超林挂号寄出：一依张增元嘱，寄还《元明清曲家考略》给他；二寄还杨冠珊《英雄谱图赞》，因为他不再多借书了；三寄借给徐仲年《敦煌曲校录》和《敦煌曲初探》。我还将茶几上的二十五、三十二开书归入茶几下层和里书架四格里层。宗培洗清粪便有软硬劲，一般不感觉痛。迎明已开始向康阿姨学弹小琵琶。

十六日 晨大便后由宗培揩拭，已九时许，宗培、希同陪我到柏医生处换药。柏医生说，效果良好，好得快，可以外面走走，不要一直睡。希同问，是否用新方法，以后不会有痿管了？柏医生说是的。我很兴奋，回家后，不休息，连写了两封信给张增元和杨冠珊，谁知下午三时量寒热，竟超过从来未有过的七分。下午等研究生不来，便将学员的问题回答后写信给他。易林将每个书架上的书目编完。我在床上翻看书目十九、二十页，思索如何将书取出，填补第三、四书架上的书。

十七日 今天下午体温超过七分，后降低到超过三分。晨约九时大便，干一下，稀二下，量多。尿糖为一个加号。以上这些